

發透了大菩提心 照行於圓涅槃境

仁俊

從印公導師一生中的一切，加以審諦察究，我總認定：您老人家稱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發透了大菩提心，無罣無礙照行於圓涅槃境的極希有者！因此，浩浩無涯的佛法湧現於您的心頭，於法光中擇攝著諸佛菩薩的一切，於是乎悟於內而詮諸外的，莫不義圓而味醇，豁露出諸佛法王之身了。如此的豁露，全從您的圓涅槃境中照（治）行（護）得極嚴極細，極猛極快，猛快得不讓惑習有隱竄潛藏之隙，做到了法律等持、惑習兼治的淨廓與妙通，菩薩行超勝（一般）聲聞處，全從這裡見出。修學整體佛法，握緊著法律等持與惑習兼治的宗趣，諸佛本懷與諸大菩薩的器量，始能純純真真地從三業上體悟、闡詮、表現得夠模夠樣，能中能善，不著不了的於無量劫的長時大空中通作真理淨事，發揮大力實用，大乘佛法的行世、化世與度世，都這麼憑大乘行者的（精誠）精神與（毅勇）氣勢而展開（遍佈）的。

堅韌而充實的菩薩行願——豎通而橫貫於無底（無極）無邊（無限）的三世與三生。於三世中學得不落「世路」（世間種種邪見），於三生中行得直悟無生（不令惑習滋長），大乘者的品概與覺道，植基於此。扣緊而落實在如此的三世、三生中，廓清了三世中所作所積的種種過患，悟發出三生中所創就（而不佔）的種種福德；從福德的無盡迴向中，藉福學慧而行悲，驗悲契慧而踐悲；悲行得成為慣習，慧觀得化為必應，這麼習應得一（清淨）心一（如實）道；從清淨心中上觀諸佛一切，則能與諸佛（菩薩）通消息了，消息通得愈靈而愈明，靈明得永不間斷，一味的如實道便燦豁而襯平在眼前足底。佛法學得、行得這樣的燦豁襯平，從豎通於無底（無極）的三時中，所展開的無邊（無限）的三生的深觀大行，從這樣的深觀大行中，時時處處都與生活配應得明確準定，明準得不忽不錯分秒，時光從緊淨中引發出空明

智光，智光成為生命的前導與前衛，怯劣感與驚縮念，則猛斷得不動不轉，勇健的精進行便直向生死中投去，於生死中作「圓觀想」。

大乘行者平常鎮靜得安安穩穩，聲色惑不了，利名釣不去，心地澹泊而厚重得不著不蕩；因此，一旦面臨非常關頭，神色也一樣鎮靜得端整一如，因為，生命從生活中體認的、操修的，補充的沒一丁點兒掠虛、泛浮，所以於生死中現行的一切，莫不光光正正，健健全全，默默融融；默融得入世不受污染，出世能捨靜寂，活在、行在這般境界中，動力與通道，「發透了大菩提心，照行於圓涅槃境。」

於此，我必須肯認復肯認：這般境界久已成為印公導師所心會與面對的現（前如）實，您從如實中所學與所覺的整體佛法，所詮與所傳的應機法門，就這麼樣全都落落實實，空空明明。忝為您老人家弟子之一的我，敬謹地以此二語為題，略分四個層次敘述。

一、

無始來的淨心淨得極淨，所以能自在地體現久遠前的深廣宿智。無上而絕妙的般若大智，乃是諸佛圓成法身慧命的唯一正因，發大菩提心的菩薩行者，即是覲準著這樣的正因而發心的。發透了大菩提心的，將共世間的「真常心」遣破了，佛法不共世間的大菩提心，方能從無謬中發趣如實的清淨大道。此處所說的清淨大道（亦可稱之為清淨大心），與真常大心的心絕不相同；因為清淨大心的「心」在「初期大乘」《般若經》中，稱之為「是（「捨我之心的那個」）心非（「真常」）心，本性淨故」，這個淨字，含有徹底否定的意味，與「《中論》八不」的「不」的意義一樣，所以與真常自性本有的心絕不同。聖龍樹斥真常心，稱之為「梵王舊心」，這正是學中觀者所必須滅除的（生死）心。所以《智論》說：「惟有淨直心，所說無依止，離於有無見，心自然內滅」；「內滅」的這個「心」，即凡俗妄執的本有自性心，指得更為分明了。又說：「俯仰屈伸立去來，視瞻言語中無實，風依識故有所作，是識滅相念念（了）無（實體）」，說得更特別清楚了。

上來所說的，從初期大乘《般若經》及聖龍樹中、智二論，一再的指出

「是心非心」及（「心」）識的開示，用以證明真常自性心的問題夠嚴重了。根據經律中記載，釋迦佛初成正覺後的心境，曾慨嘆著說：「…先聞邪見法，心著而深入，我此甚深法，無信云何解？」「甚深法」——盡破「神我」及「真心」的無上無比的淨妙之法，這樣的法，頑愚眾生真箇太難、太難理解了，所以釋迦佛短暫的默然沉思著。但是，無始來弘願大行究竟圓充的釋尊，終於為他徹骨的悲心所激發，巧應群機將自己所證所詮的，從淺至深、至究極的，作條理的、層次的開示，循此而導扶信眾正直上進，（發心）真切下化。同時，則更致力斥破真心常我而倡「識幻」「無我」之圓淨的「未曾有法」；從「未曾有法」中而激發僧俗二眾的大菩提心。

釋尊出世的唯一本懷：導勸眾生發大菩提心，行真菩薩道，大菩提心與真菩薩道，乃是灌植大乘行者最極急需的血脈與骨概。大菩提心之所以極其重要，因為他是頂撐大乘佛法門的棟樑，沒有它，大乘門庭便很快崩塌荒涼了。釋迦佛頻數地「囑累」弟子們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意趣在此，所以，真能領契佛心而體踐佛道的弟子們，總是從兢兢業業與果果毅毅中同見聞到釋尊「耳提面命」般的勉勵而奉持；勵持得從菩提心行中「習應」得堅牢而精誠，精誠得盡絕誑負，內不昧心，外不惜身，菩提心所顯現所展佈的一切，就令人們感到也見到有佛陀與菩薩之「分」（部分淨善質素）了。將此部份淨善質素修積得日見增上、增明，增明到和佛陀和菩薩永不隔絕，受到諸佛之光與諸菩薩之德的導進與加持，有形無形中所見所持的一切，則淨廓而健昂得不偏不倒，能轉能依，「不盡有為」與「不住無為」的發誓：將身心鼓激得無極地旺沛奮迅，盡讓人們見到和聽到我們所說與所做的事業與法義，全都從諸佛菩薩處聞熏、觀摩中體解而兌現出來的，信得過，學得切，攝得住，大乘法門就這麼開廓得廓之又廓，永不被魔外毀滅的。

大乘道的綱要：不著不了，能捨能攝。不著——於一般凡夫，不了——不同於一般二乘（學二乘道而不證二乘果）。能捨——獻奉身心而普濟苦惱眾生；能攝——涉歷（長）時（大）空而廣學諸佛智悲。菩薩把緊著這樣的「不」與「能」，策勸得寧可拋卻自我，絕不離開眾生，對眾生關愛注護的熱烈悲情，掀騰得同大海潮般的沸湧不降。菩薩端的得這麼樣，始能見諸佛

見眾生，為救眾生而學佛見佛，所以菩薩念頭心底，總是整貫地敬護一切諸佛與眾生，對諸佛恭敬得盡心致意，對眾生體恤得施財演法；由於眾生的「空性佛性」與諸佛平等平等，所以真發了大菩提心的，也就從平等觀中一樣的生佛等敬。從生佛等敬中體見到諸佛因地與果地，那麼樣親摯真純得對一切苦惱眾生體貼得無微不至，無時或忘，這二無不論安危及逆順，都從念頭上化為諸佛大聲疾呼的嚀囑震撼著自己；如此的嚀囑震撼得脫落自我，菩薩則成為不共凡夫之著，也不共二乘之了的出格（非凡非聖）之人，因為從無私無畏的大公大力中，光明平健得不誑諸佛而以諸佛為標徽，逕直地對此標徽瞻效，瞻效得於四威儀中成範成導；不負眾生，而視眾生為父母（師長，…），真切地對此（無數）父母（植福德）迴向，迴向得於四弘願中致德致義。大菩提心體現而展開得無間無滯，能用能透（脫罣礙恐怖），此所以菩薩能從（凡夫）酷戀（二乘）苦厭（極怖）中轉化為徹悲圓智，就這樣，才怎也不敢誑諸佛一念，不肯負眾生一瞬，捨身捨心練磨出最夠精神最夠精誠的活在一個人中，一片敬心將佛法學得、做得平平實實，平實到克絕自我，自覺得自律永立；一貫大心對佛陀觀得、瞻得平平等等（生佛）如一。

三覺的總根源——大菩提心；大菩提心之所以被稱為大，簡括說：恭敬一切（諸佛及眾生），所以《法華經》中的常不輕菩薩，見到一切人，總是說：「汝等皆行菩薩道，當得作佛。」據說他就是釋迦佛前身。敬得對一切人都看得比自己大，所以發了大菩提心的人，沒一個不著力降低自己身段的；降低到愈平實愈平常，平常到極其平常、平實，「人人生而平等」的觀行，則成為普世道德之準。釋迦佛於曠劫中對一切眾生都同佛一樣恭敬，所以他一證大菩提就說「人無所尊，則事業不成」，足以證明恭敬心的重要性。敬為和之裏，和為敬之表，敬與和配應得緊緊切切、足足實實，這個世界的人際與國際，才能從皆大歡喜中享受和平福樂。

菩薩行者的大心、大願、大行，一切都集中在人際的幸福與世界和平。菩薩一開始發菩提心時，也同普通凡夫一樣，由於宿因深現緣足，值逢善知識的身教言教，當即信受得一心精誠、渴羨；但比之於上了階位的菩薩，自付感到落差太大，因而向上的奮效心極強。菩薩從大菩提心中向上位菩薩跟

進及效摩，略分八類陳布：

一、大慚愧心：菩薩發心的當下，念頭即注省在大慚愧上，慚愧化為念頭的鑑戒，鑑戒得深而久，整除得猛而快，不讓怠逸萌滋，直向「正理」切入，身心體見與現行的，就掉轉突破腐氣舊樣。佛法的本質：「徹新徹正」，學佛法，首須體肯著這，體肯得慚愧不離念頭。煩惱中最根本的煩惱：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，此五者中，尤以貪、痴為首，對治、遣破此煩惱之光的第 一巨力：「慚愧」，所以歷久的修學進程中，就得緊緊切切地執持它、隨順它、憑依它而發趣徹新徹正之聖境否則就與聖道絕緣了。

二、大奮發心：慚耐（守、堅忍）愧激得鏗入、滲透六根，面臨與心會的，想到和作出的，則不再越離賢聖則軌；循此則軌與（空淨）理性體應得深澈清淨，則能優遊法海而洞闢法門。緣起聖道甚深極甚深，解之行之，始能發厭離（我）心，發（大）菩提心；發大菩提心的發，必須毅勇決絕得不戀惜、不畏怯，直效諸佛之心為抱負，直濟眾生之苦為天職。所以大誓的奮發心，必須克絕了戀惜與怯畏，始能直效諸佛而不中輟，直濟眾生而能永荷。

三、大精進心：圓成佛道而普度眾生的大德大任，乃是超時劫超空界的絕大事業與義命，大乘行者面對如此的絕大，從未被「難心」與「苦心」所嚇倒或驚退，因此，面對「生死道長，眾生性多」的難行難度，振脫了「長」與「多」的妄計，也不覺難了，只是從一（清淨）心一如（實道）中學無量法，見無數佛，為無盡眾生而堅持直進地如法如律而修為。修為中所體悟的極正直，正直得盡破顛倒，直趣無上道；所了卻的都脫落，脫落得清除纏糾，永踐無著行，任何「曠劫」與「太空」的時限及空限，大乘者的觀行中，就全都拋開這些世俗計思了。所以，從精進中深入勝義（空），從勝義中徹底的翻身豁眼，直見諸佛而普為眾生的「久學菩薩」，明觸得朗朗豁豁，身心感受的喜悅與快暢，真的是從「脫胎換骨」中塑出了嶄新的身心；如此的福智所感之身，《維摩經》稱之為從「堅法」中所感得的「無極之身」；有了「無極身」，必然地有無極之心；無極，也就必然地超越時空之限，從無限的法喜、法樂、法光、法力中，永恆地從「少壯精神」中敬學諸佛正法，切拯眾生劇苦。舉現前的例證說：印公導師即是這麼一位足足實實的表率者。

四、大勇猛心：超時空的大精進者，掀鼓其上求下化的動力與激素：大勇猛心。發決了大菩提心的，其內策與外現的一切，盡讓人看得氣宇寬堅、氣質重厚，沒一點靡萎空虛的神態，所修為與談吐的，都能令人看得順眼、聽得入耳，引發慕仰的傾向心。這一點，大乘人與（一般）二乘人迥異，二乘人對世間抱著軟怯與靜避之心，都想儘快證入無漏無為，獲得了生死的無學果。從無學聖者斷盡了生死煩惱方面看，的確值得恭敬供養，但得道後，僅是存著「我等不貪生，亦復不樂死，一心及智慧，待時至而去」的灑脫意念，對苦惱眾生，淡漠得鮮少關心，對無上無極的大法也不勤求通達，因而欠缺德用，不克令大法久住弘傳。發足了大心的菩薩們，總是恭敬慇懃地常隨無量諸佛修學，普為無數眾生服務，一實一致地有學有為；正因為一實一致地有學有為，所以能漸漸地通達諸佛無上正法，能切切地解決眾生無數大苦，成為「不可思議智，無量悲心力，不入二法中，等觀一切法」的大乘佛種。大勇猛心振提得身心卓挺，（氣）志（意）誓銳猛，一切遵諸佛囑咐，一心為眾生奔波；囑咐與奔波，成為發揚、倡闡「一乘」的宗旨，再也忘不掉、奪不去，大勇猛心中的大乘佛種，才有自己的份！

五、大荷擔心：大乘佛種直從心地生根發力，根深力固得莫可拔莫可毀，從慧命之根所發之力，則足以摧斷自我之根；從慧力中所發之光則足以灼破邪外之力。因此，從慧光慧力中所建立的慧命，無間於動靜明暗，身心所思所向的一切，無一念離開佛法，無一事染著世法，就這樣，從佛法中積聚的光德日日強大，從世法中展開的事業處處公正，由於佛法中的力德強大到無慮無怖、不屈不亢，身心中所承受與境相上所涉臨的，則能耐大苦而不起惱，捨大樂而救大苦（者），從「善軟」情性中修涵得「以德報怨」而敬事之，能這樣，悲行才兌現得永不缺匱，智觀才了當得決不遲徊，應荷擔的諸佛大法，應濟拔的眾生劇苦，則鏤心銘腦地不卻不避了。

六、大堅強心：菩薩道所具的獨特的條件：不卻不避。發透了大菩提心的菩薩，其所以不共二乘畏難畏苦而中途入「化城」，就因為具有而發揮這樣的獨特條件與特殊精神所使然。能於長時大空中腳踏實地、身獻實道而絕不倦怖或暫息，這全憑大堅強的誓勢與極（妙）道的（極）義所致。妙到拋

絕世俗身心瞻顧，出世實相化為行願實力，從實相中所顯露的實力，任何凶悍魔外也摧壞不了；極到無住偏空涅槃豁融無上涅槃成為佛法淨（畢竟）空，從淨空中所默融的淨心（「是心非心」），一切冥頑業惑都掩蓋不著。行化於如此的實相與涅槃中，念頭上所顯現與緣頭上所推佈的：一切以佛法為先；佛法為先的旨趣，無間任運，自然現行，若語若默，若生若死，若危若安，時長空大中面對的：一切諸佛與一切眾生，切切實實地以諸佛之心敬待、體恤眾生；體恤得不怠忽，許多人甚至一切人，都察覺到學佛者的言行，真個是「水滴成珠」，「一諾千金」。誠學佛法與深觀佛陀的大心及常從誠學中治伏見與愛，從深觀中通豁智與悲，佛法印得不落我法二執，佛陀點得不離智悲二德；智離執而悲展德，理明得不離智則能導眾，事真得不離悲則能效佛，效佛效得極真更極真，極真到行大有義苦，不畏不避而當苦，就這樣，釋尊因位中苦行大行的實際志神與印象，化為自己苦行及大行的激素與動能，活在、驗在這樣的激素動能中，久久地激動得任運而自然，自然到極其自然，則能從畢竟實際中做到同釋尊因位中一樣的苦行大行，我們無畏的現在與無盡的未來，則被人視為釋尊化身；儘讓人從我們三業上看出的是釋尊化身，我們的內行外化，才稱得上是智空悲真的行者。我們必須具此抱負，展此精神，心胸中的智光灼照得澄澄清清，身體上的悲德露透得切切實實，最極堅強的大心，念念從心頭上現起，處處從緣頭上（讓人）見出，盡絕誑虛而落實得明明誠誠，大不退心則能「為償多（「無限無量阿僧祇」）劫願，浩蕩赴前程」！

七、大不退心：大苦中荷得直下承當，大難中受得當前果決，大行、大願練磨得沉平整卓，心目中出現的不離諸佛大德，氣骨中挺當得直顧眾生大苦，以諸佛心腸周旋照料於眾生血淚之中，從眾生血淚中激發擴充諸佛之心腸，諸佛心腸與眾生血淚交織交現得覺夢不離，諸佛心腸則化為自家心腸，於是不再忘卻諸佛、背棄眾生。大菩提心就這麼樣對諸佛與眾生等敬等孝的。大菩提心的廣大淨育與善護，全憑如此的習以成性，性以成習的。於此，我忽然想到《大丈夫論》中的「氣味」二字，論說：「與他樂者，欲知施身氣味，故施身」。發透了大菩提心的菩薩行者，他之所以從「施身氣味」中「施

身」，因為他曠淳的功德力形成了「施身氣味」的「習應」性，「習應」得慙慙無間。所以，不加勉強地好樂得非常奮快，因此，施身之氣與味，乃是大氣磅礴之氣，大（道）味充滿之味；具有如此的氣味，志義的激發與道味的徹體，從「施味」中「得嘗功德味者，得自在修福」，所匯攝的無盡力德，則必然成為（殊）「勝氣味」，薰修、涵發、成長於如此的「勝氣味」中，心念的體見與事行的印決，盡是諸佛之悲與眾生之苦，大悲之潮騰掀得震透耳根，眾生沉於血淚中的大號疾呼，心痛骨驚得奔向前去慰護苦難者，手直臂挺地扶得起、擔得住、敬得足、助得切，菩薩的所言與所行，就這麼盡讓眾生「體信」得不疑不詭、能依能親。學佛者的感召與佛法的盛興，完全寄託在眾生「體信」上。「勝氣味」中「嘗」得透、鼓得堅（恒旺充），切切實實地對諸佛見面交心，熱熱摯摯地為眾生做事交身，從這二交中，交聯得極淨極緊，從諸佛的一切淨中體會得脫落空廓，化為為眾生的一片真，大乘行者的面目與命脈，就這麼光灼而健搏的。諸佛因地中對古往諸佛的傾心敬學，察體得的的準準，為當前一切眾生的捨身大行，恤顧得喜喜暢暢，所以，其面目與命脈直至無上菩提都越發光灼而健搏。慧觀的徹透與悲行的毅決，乃是招致這麼種光灼健搏的主因。因此，諸佛「十身」中的「力勢身」，也就從這種光灼健搏中感得的。於極長的時間、極廣的空間中參詢及度化，面對的是：「生死道長，眾生性多」，這麼樣的「長」與「多」，不要說一般人感到茫昧迷惘，就連敏銳而豪放的名詩人也還是照常淒楚得「念天地之茫茫，獨愴然而淚下」！至於二乘行者，看世間與一般泛常眾生，莫不浮沉於「三有海中」頭出頭沒，於是，對無常輪轉深覺驚厭，急求解脫而超越三界。菩薩行者面對與目注的：無量諸佛與無數眾生，廣學無量諸佛與普度無數眾生，對此視為無貸的天職與道義。所以，「生死道長，眾生性多」，不僅不迷愴、不驚厭，卻更奮發得無比的積極、精進而壯昂，惱鎮得著而猛伏，（有義）苦受得了而勇為，氣勁實得永不泄，骨挺卓得決不屈，具有如此的氣骨概品，則沛然得莫之能禦，廓然得莫之能堵，大不退心就操（練）策（激）得能見諸佛，能為眾生。真能永見諸佛、永為眾生的先決條件：不離大慚愧心，所以，又得從大慚愧心說起。

八、大慚愧心：構成一切有漏眾生隨生死漂沉的動力：「無慚無愧心」。障蔽慚愧最頑惡的敵怨：「無慚無愧」，釋迦世尊最關注的整體法門：因緣與因果，而釋尊初成正覺所唱導的：四諦，這，因為十二緣起的內涵——「甚深極甚深」，一般有漏深重的眾生太難了悟，所以，劈頭便「論因說因」，無異乎對「癡人說夢」，因為（癡）「因」的來由極久極久，久得漏重眾生怎也聽不進，反而掩耳而逃哩！但是，由於釋尊的無上淨慧及其善巧，所以，開門見山地直從眾生現實身心的「果」（報）說起：身有「老病死苦」，心有「貪瞋痴苦」，這六種苦的交相增續、壓軋，一般眾生昏盲得單目羈足，招致說不盡數不完的劇苦，渴求解脫而無處問津。悲心徹髓而智照逗機的釋尊，明明白白的面對一般眾生，將此六種大苦析別得現現實實，許多人聽到釋尊如此的現實開導，當下引起兩種反應：或發驚厭心而急求解脫，或發（大）菩提心而普濟苦難。從釋尊「論因說因」的究極立場看，他尤其著重詮演十二緣起中「此故彼」的「甚深極甚深」的義涵。因為如此的詮演，三世流轉的不斷與三乘還滅的截斷，始足以周詳而遍明。悟闡這般絕妙絕正的義理的初始導趣者：「大慚大愧」。「大慚大愧」的念頭激發得無間現行，二乘行者由此而迴小向大，大乘行者由於極強烈而痛切的慚愧鞭策，更能從猛毅中精勤得無底極地上求下化。這樣看，大慚愧心則成為求解脫道，發菩提心一貫的力源、德本，大小由之的一致宗要了。如果直從發大菩提心發得無遮無極，能忍能化，決頂決行說，則成為從初發心，乃至極久後覺證無上菩提絕不可少的箴規：大慚愧心即是徹始徹終的津梁。所以，光是口頭說發大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而不知發此心行所必具、必察、必行、必驗的要著，那僅是一句空頭話，行不上路的！因此，拙文一再地說明大慚愧心為重要中的重要！我們亟應撫心自問、常問、緊問，一切時問，有否發菩提心？必須對自己切問得無時或忘，無念不發，大菩提心始能成為我們最新、最大的心；有了這樣的心，面對平常及非常之際，才會端平得不動不倒，健決得能赴能蹈。盡讓人看出襯遍於心地的是無盡的佛陀之德，表現於形象的是菩薩的無畏之願；假使我們缺乏了此無盡之德與無畏之願，娑婆世界的人際與國際，就不知有佛陀、有菩薩，我們也就迷旋、落魄得不瞻佛陀，不學菩薩了喲！於此，

我們務要吃緊地考問考問自己：「次生」究竟到哪兒去喲？！

大慚愧心與大菩提心貫絡得永不脫節滑套的，慚愧心中的菩提心，不論有形或無形，則不再感到空洞黯淡，學得上瞻上求，行得下踐下化，孜孜剋地勉強而懃懃。人與佛之間的溝通嚮往，佛與人之間的應導教化，則直直接接地貫聯起來。因此，菩提心則成為做人之正道與成佛之大道間的中樞了。這個中樞——中道之本，生死中履踐於中道之本的人，則不再落入艷詭的險惡的魔（外）道，不再遁入畏厭的狹窄的二乘門，而能直遊大菩提海，直登大涅槃山；一切小心機與雜念頭，便沒有時間去盤繞記掛了。印公導師您老人家，真箇是一位長遊大菩提海，直登大涅槃山的行者。因此，您的心量深莫可測，眼界淨莫能擬，以此之故，愈接近您而愈覺其法味之深而醇，愈體察您而愈覺其境詣之寂而平（直）。這麼樣的淨醇寂平，實在太難喻難讚啊！

二、

無底的深心——所以能廣攝法門中最傑出的精義卓見。佛法中最正直的法門——「八正道」，這是貫通二乘與（一）大乘的共由之道。六波羅蜜作為八正道的擴充者，八正道成為六波羅蜜的墊襯者，這本是釋尊出世說法的大綱與總持處，但由於適應時代根性的方便，所以先說八正道，後詮六波羅蜜，必也如此，方足以導應二乘與大乘的根性。能進入八正道與六波羅蜜之門的主導者——「直心」，最極寬闊無際的佛乘大道，看得清、踏得準、邁得決、拔得（快）脫（令天魔氣沮，外道法破），安穩果毅地一路上進，仗憑的全是一片直心。心直得直見諸佛、直為眾生，內心持得住，外境吸不去，具有這麼樣直直截截的決心，修學與體驗的正法之光與力，則能明明足足地照透穢濁身心，也能從智照慈愍中奉獻清淨身心；奉獻的行願與精神，強化到直破（真常）大我，而巧用淨因大緣化合成的假（名）我，將假我從佛法的力能中，練磨、發揮得興盡神健，內在戀惜與外在誑惑，通統遣除得脫脫落落，佛陀之力與佛法之光加持與照導的充充豁豁，就這樣念念步步趣向佛境而增益法味，深入而深見到從來未有的勝境妙義，酷愛與狂癡的葛藤索絡幾乎粉碎冰消，智光成為心地莊嚴，慈德現為面相儀鑑，說的與寫的明晰詳

實，都足以解人疑（困）；（人）見（到）與給（人自然）的（印象）端整樸澹，都足以令人喜敬，這等人到一切處作一切事，都能引起不可思議的實際影響與饒益大號召。印公導師就是這般高明而湛深的人！

您老人家之所以能有這般明深的修為，因其具有無底的深心。經中每每以海比喻大乘信心，世界面積十分之七為海洋所涵濬，廣無邊而深無底的海洋，所蘊容的物質非常多，所產供的食品也非常多，因此，人類對「海洋資源」極為重視。同時，他最巨大的功能與貢獻，成為一切文化接觸與交通的渠道。海洋的極深極廣，為普世人類所欣賞、所稱歎、所寄望、所探究、所憑藉，都因為它所蘊容、所產供、所貢獻的質、量、力的夠多、夠大、夠真。所以就成為過去、現在及未來的人際與國際間的生動、生活、生機、生物（舊創的文化與新生的文化）、生命絕不可少的資源。佛典中也非常重視海，佛典所說的海，分為二類：一、「心海」，二、「大心海」。前者約眾生心說，泛俗眾生的心識如海浪般為業風所吹漂、漩流；後者乃是諸佛的無上大道心與大般若相應的大道心；般若與涅槃，是一際無二際的。佛法學得默融而明通的，沒一個不從一際無二際中化盡了不共一般的「獨常」之我與「妙有」之法的，向此而到此境地的：所說的則說得非常透，所做的則做得畢竟（恢）廓。釋尊曾經說明自己的覺境：「我坐道場時，智慧不可得，空拳誑小兒，以度於一切。」但是，為著警示一般尋常者的墮於二邊，所以又說：「佛法相雖空，亦復不斷滅，雖空亦不常，諸行業不失」。細細地體察釋尊所說，還是著眼於「諸法相雖空」一句上，所以接著又說：「諸法如芭蕉，一切從心生，若知法無實，是心亦復空」。再說：「若有人念空，是則非道行，諸法不生滅，念有故失相」。

其實，像這一類文句與《智度論》有關的經論相當多，何曾看到、嗅到「妙有」真常的味與痕？「是心亦復空」的「心」，這樣的心，依我所了解的：一、幻心，即本教中的「識如幻」。二、由心，這個心與「因緣」有分不開的關聯性，也就是說，心是從因緣所生的，既從因緣生，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「心具」（如來藏）及「妙有真心」了。「妙有」之「妙」——艷妙，艷妙到一失覺驚，當下便被酷愛之網纏罩得面目暈轉，惡邪得一般不屑的也

竟然做得酣暢身心，「恬不知恥」！因此，由「妙有」而演化為艷妙，所引爆而擴及的廣大的局面，嚴重慘烈到極難形容！回溯到釋尊所倡闡的（心）「識如幻」，與初期大乘《般若經》所著眼的（有為無為）「一切如幻」配合起來，諦察深究，把握著「本教」與「初期大乘般若」所說的「幻」，肯認此「幻」的義涵，完完全全地與《般若經》說的「如虛空無染，無戲無文字」的內容相同。因此，「幻」，可直接地詮釋為「畢竟清淨」；幻心，也應視為「畢竟清淨」的心了。「幻心」與「真（常）心」的「心」，必須極嚴格地釐清得決不混淆，佛法的原貌與（長期流變中的）雜形，方能抉擇得見不前蔽，思無後濫，遊涵於極深極廣的般若法海中，契透著無盡無極釋尊本懷的圓淨總持，到達這般地步，才有此「出格」手眼哩！

身隨佛、心印法、願建僧的印公導師，三業久已與三寶相應得一致、一如；如行得不離實際，所以，您的三業建樹得成為住持三寶永不被摧毀的真道場。導師作息於這樣的道場中，語默動靜與往來思行之際，一切的一切，莫不安詳澹虛得默默穩穩，明明了了，從諸佛的淨廓胸懷中進進出出，進出得自在了；從正法的豐妙淵苑中照照攝攝，照攝得晶晶瑩瑩；從僧伽的明準事理中端端整整，端整得莊嚴了，就這樣，契入了無極無著，也激發出有荷有獻（堅卓地盡荷著諸佛家業，慇懃地普獻於眾生苦難）；這是遍一切時空的荷與獻。一切諸佛菩薩之所以能圓覺真理與普度法界，因為一發了大菩提心，當下即誠誠恪恪地責成、勵激著自己：超一切時空而不設限（急求證入或頓悟），遍一切時空而不擇棄（劣頑或惱害自己者），面對長時大空的一切事理與無數根性，總是從淨智光中徹觀得疑盡慮絕，從大悲德中確踐得艱投險嘗，視苦為樂而愈毅愈練，視樂為苦而愈畏愈厭；苦樂與樂苦的看法和做法，根本與世俗之流完全不同了。諸佛菩薩就這麼備受普世稱歎與渴仰的。我們修學的長時歷程中，首須注目的若觀若行：勘破了一般流俗的苦樂倒想，從出世苦樂的正觀中實踐實享；從這樣的實踐實享中，對諸佛菩薩因位中身體力行的「有義苦行」，儘可能的致力地勵練振效，「有義苦行」成為生命中堅而恆、決而果的天職與義命，對眾生給予自己的苦受得落、化得了、現得（慇）慰、度得決，決度之行從天職義命中發揮得不匱不減，這樣的度與

諸佛菩薩之度則接得上、續得下，接續得直直接接、靈靈通通，諸佛菩薩於實相中所受的不可思議的淨妙法樂，自己也就多少嘗到些了。凡是能在菩薩道中精進不退、荷擔不怠的行者，沒一個不多少嘗到些實相法味之樂的；因此，修學於實相法味之樂中的行者，對任何有義苦行都甘受得歡喜暢奮，因為實相中的充分法樂，完全忘卻了有義苦行的「苦受」。於此，就特別顯出「深心」的大力大用了。

心，真箇深徹得無著無極，與三寶相應得無間無違，則領悟到一切法不僅是「惟心」所現（所生），從釋尊所說的色心相互緣起中深察諦究：「由心」才是「了義」之說。諸佛通戒的一偈：「諸惡莫作…」中，即顯著地標舉出等治等淨的啟示，並看不出甚麼著重「惟心」的意味。所以，體握著釋尊一切「由心」的啟示，即知諸佛心與眾生心都是深廣得無邊無底的，祇是染淨之別而已。大乘行者體悟、肯定著極深極廣的淨心海中的力用、德澤與光能，所以總是積極熱摯得苦學諸佛、恪為眾生而趕赴、荷擔得直揮血汗，久耐雪霜！

印公之心，無始迄今都遊涵於佛法大海中，所以，您的心真可謂深莫可測，廣莫能量。現代全球的佛教界人士，莫不稱之為「佛學泰斗」，真可謂「其來有自」。學佛法，學得與三寶同化同在，一切時處則全都不離智慧之光與慈悲之德，這樣的不離就顯出了大小乘的分野。因為（一般）小乘行者厭畏的出離心非常急切，與大智大悲完全脫了節；大乘行者的悲智心則非常充塞，念念步步都與三寶貫通得緊緊牢牢。大乘行者最特出的精神：「般若雖叵讚，我今能得讚，雖未脫死地，則為已得出」，這是聖龍樹從甚深般若中所豁露的氣概與神態。「般若法分」化為生命的新力素、大光明，此種周遍無際的淨光照耀得無微不入、無大不通，世出世間的界際融泯為一相一如，還有甚麼出入此彼可分？大乘聖者的「不二等觀」，就這麼遍照一切而又不見一切的。然而，一般凡小的「計（著）有（趣）無法異，是不離有無」；如果與大乘聖者的「不二等觀」：「若知有無等，超勝成佛道」相比，差距是多麼懸絕？！大乘道的命脈與骨髓，完全繫於「超勝成佛道」的中道。看準著如此的中道，向上直探釋尊本懷，深契龍樹、提婆、無著、世親等諸大

菩薩的精詣準量，所觀照的默默融融，所履踐的平平實實；平實得靜不沉寂，動能巧應，佛法用得活絡通廓，慧業作得化解導（向）勝（義），具有這般手眼胸懷的印公，其慧光之淨而燦，其悲德之深而醇，都足以躋足於龍樹、提婆等之列。因此，我推測您老人家「嵩壽」一定會同聖龍樹一樣。

導師一生將身心附繫於三寶，從三寶中體察古今一切善知識的心境與身儀，印現得「若合符契」。因此，您除了與三寶直通直應，又與一切善知識相通相應，將三寶與一切善知識不可思議的妙義勝境，整整足足地匯融於自家身心中；從如此的身心中，所吐露的一切，深固然深極了，但也明瑩得極度明瑩，象徵著無上法寶的智光無盡無礙地照達一切，佛法就這樣成為永恒地顛撲不破、摧毀不了的絕對真理。驗諸現代最精嚴的邏輯的分別鑑透，找得出毫末許的錯謬麼？因為佛法所陳敘的內蘊外露的一切，莫不敞敞豁豁地呈現於一切人之前，只待慧眼洞開了，自自然然地看得清、作得正、成得全。印公所詮所行的一切，之所以足以激發我無盡的敬歎與淨信，都因為契合此最精嚴的邏輯，消除我無始來叢叢的迷雲疑霧，感到「曠劫」難逢的良機，令我鼓舞奮迅也服膺得處處印決，念念體現。於此，我惟有死活都抱緊著「將此身心奉塵刹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」的心，同樣的償報您老人家賜給我難以言喻的最淨純的法乳大恩。

徹始徹終以「但說無上道」為第一宗趣的印公，為著導應初機，雖也「方便」多途，但其重點莫不環扣在「但說無上道」的根本宗趣中。所以，體解或歸趣導師，就得牢牢靠靠地肯認此「焦聚」，始能有個入門處。現代發心弘傳佛法的僧青年，宿植深厚而篤重的，沉鎮得釣不去、操得著的，對「但說無上道」的命髓，總護攝得不惜身心，苦淬慧命。一般看來活絡而擅於適應的僧青年，將「方便」倡揚得熱烈酷炫，「捨方便的捨」幾乎忘卻了，因此，「正直」面目與心術也漸漸地持不著、現不出，與佛法脫節滑軌。

在此，我特別提一下：凡能於佛法中出家，都多少有些善根，所以，只須當下掉轉頭來，對釋尊「但說無上道」的宗趣，身體力行得果決毅弘，從「無上道」中廓開了心眼，破絕真我不稍牽掛，發揮假我直致精進；從久久致極精進中與諸佛相通，獲得諸佛一切功德的加持，我們便具有莫可惑蔽的

無限的精進與挺荷，直直地為「無上道」而奉獻一切，磨礪出「全天候性能，第一線精神」，共同的手攜手、腳趕腳的「為償多劫願，浩蕩赴前程」。這裏，我再重複一下，出家的佛教青年們！我們為著履踐、發揮「但說無上道」的意趣，致誠致力地共同手攜手、腳趕腳的為著「無上道」的推展、擴充與弘通，奮迅地激振著從磨礪出的「全天候性能，第一線精神」中「為償多劫願，浩蕩赴前程」；我們立即浩蕩赴前程吧！我們久遠地浩蕩赴前程吧！久遠極久遠地浩蕩赴前程吧！

從中國佛教史看：千百年迄今，特重而專注於釋尊但說「無上道」的宗趣者，除印公外並不多見。這意味著中國的佛教，傾向著重於「方便有多門」，而其中襯底與帶頭的：「圓融圓頓」、「至圓至頓」與「事事無礙」，對「歸源無二路」所必倡必踐的大標徽——「但說無上道」——，卻不怎麼注意注重；因此，對「方便為究竟」的印度後期大乘，也就不經意的一天天增加偏斜度；偏斜到極度，便幾乎類同於印度佛教衰微般的慘象！印公對「方便為究竟」之說的流行，所引發的極嚴重而極殘酷的患害，感到非常的驚痛極驚痛！所以，您老人家終其身力倡而力踐地揚棄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為釋尊出世度生的唯一宗趣者，在此。

我們敬讀、精讀、深讀您的鴻篇巨著；深讀、深會到注心沁腦，更專專純純地窺探您的智思之路，從您的智思之路便覺得您的智路正直而坦曠；坦曠得同無際無極的虛空一般。您老人家從七十四年前出家迄今，整個生活與生命全都投入於整體佛法中，所以所攝取所照擇的一切，無一不從釋尊的「一切種智」中脫胎而來；因此，您從事相上所透露的一切一切，無不從光明中顯現得敞豁昭著，時時處處啓人神智，導人足目，平平穩穩地趣入佛法之門，從佛法之門而高登佛法大道，也能深入佛法大海；從佛法大海的智潮中蕩滌了身心穢濁，智光照破了事理昧障，為佛法培育出許多大乘根性。您所培育出的大乘根性，大體上都能遵循您必倡必踐的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的宗趣，形成一致一貫、必倡必踐的共同宗趣，對誤解「方便為究竟」的邪惡倒說，加以最嚴厲的斥破，期冀今後中國佛教界修學者的知與行：都能從佛法整體的核心——「但說無上道」——的宗趣中，必倡必踐而嚴斥以「方

便為究竟」的邪惡倒說，盡將最清淨、最究極的佛法的面貌與義趣，全都淨淨豁豁地呈現於世人之前。這，全憑印公淨智之光的徹照與準導之力所致，足夠被人稱歎為最希有難逢的導師，最最希有難逢的第一導師了！

導師最最希有難得的淵源：從無上無著的大般若中悟入而覺出，入出出入得自然自在，應導與闡詮的言行，的實也虛豁得無倒無礙，直往直來於諸佛與衆生之間，成為諸佛與衆生間聯貫管道的通接者，通接得極靈極暢，以諸佛無上的正法之光，灼破了衆生無明的大黑窟，安穩地導向彼岸。導師面對與心嚮的：大菩提與大涅槃，您一切都從大菩提心出發，一切又都回歸大菩提心，從未離開大菩提心一念。因此，您的察覺性非常銳敏犀利，犀利到對古今一切善知識闡發的義趣與理路，無一不貫羅於胸中，鑑別得若取若捨客觀公允，將精純而獨詣的晶華，從大菩提心中體照得透透明明，從而引發出自家更精微、更深邃，也更昭廓的見地與行門。以是之故，您所詮表的論義與法相，莫不契合準量而又真純。就這樣，您從大菩提心中洞察著、探照出一切諸佛所證所詮的勝義與妙法，無形中默會的思與佛齊，有形中明踐的行與佛契，獲得了法（之淨純質）分與佛（之明妙氣）分，成為法之化境與佛之化身了。遊悟於如此的化境與感應於如此的化身中，念念體現的無不契法，處處兌現的莫不同佛；做到了這樣的契與同，佛陀濟世的德澤與佛法化世的義味，便成為永恒的誘導與畢竟的效瞻者。佛法學上了大路頭，見到了真軌範的；法就成為光明之路，佛就現為清淨之範；在這麼樣光明之路的參遊中向一切善知識學智，在這麼樣清淨之軌的渴仰中向一切佛親敬，因而諸善知識與諸佛的種種切切，從自家心念中交融而化合為沸耳的呼聲與驚心的囑累，無間地聽聞到這樣的呼聲與囑累，大菩提心的激發昂荷，便猛猛直直地策得透、荷得起，我最親敬的印公，都這麼踐驗而印決於大菩提心中的。

大菩提心的特徵：圓遍之覺與廓淨之行。心發得極果決的菩薩，劈頭便對大菩提心的特徵，肯認得非常緊切牢靠，成為念頭上不昧不逸的鑑策。佛法之光普照十方，佛陀之德普濟法界，學（修）菩薩道的，從佛法之光的導照與佛陀之德的觀摩中，孕育、成長、卓立、挺發得不戀、不厭、不怖、不屈的無盡之力，端憑大菩提心的特徵作前導的前衛者，廓清障礙所使然。世

出世一切大光、大力、大德的總根源——大菩提心。所以發足了大菩提心的行者，一切都通向得直坦坦，一切都施展得正常常，（對）一切（人與物）都慰護（敬待得）平等等。大智慧的了無所著與大慈悲的絕無所捨，大菩提心就成為這二者的因由。覺在、驚在大菩提心中的菩薩，驚得見衆生受苦而大愧、極愧，覺得見諸佛（徹骨）悲而（自己）常效、決效；不讓自己的愧再匱缺，不讓自己的效再失去，大菩提心從生死中健踐著如此堅挺的健強盟誓，開眼閉眼念到的與做出的一切，就都不背諸佛囑咐，不忍衆生號呼。極崇妙法與弘願的菩薩行者，淨智之光透照著妙法中的精義，將精義，體悟闡揚得善巧暢通，自家亂識中自我的酷愛被調治得轉化了，對人際應實踐的弘願，便發揮得不倦不藏，盡到了「得此大乘人，精進無厭倦，力行不休息，如抒大海水」的義命。弘願處處激提得不忍衆生劇苦，妙法念念默會得直契法性真（畢竟）空；畢竟空中徹徹決決地翻得了身、豁得開眼，絕新的身手便從大菩提心中獻奉的不悔、不怖、不縮、不倒。生死海中遊化得悲潮騰湧而不被捲沈，生命體中惺豁得智光徹照而不起慳掉，生活律中決持著規範卓立而不肯悖離；如此的七不相應、通聯得緊切、深致而無間斷，悲潮與智光相互引發的德與力，則與整體佛法交融為一。就這樣，從佛法整體中體解得明明安安，修為得淨淨健健，腳跟落地而眼光透空，成為假了了、真通通的既平寂而又最足實的人了。平寂得不離涅槃境，足實到直發大菩提心，向上超三界頂的佛陀德，向下透三途底（而盡救其衆生苦）的菩薩願，就這麼被一切人稱歎、禮敬為最完整、最清淨的法器者。法器乃是匯聚無盡法門的大總源，他覺徹了泯絕得無遺無著，所謂「言語道斷，心行寂滅」，這正是大般若與畢竟空的一際無二際。因此，大菩提與大涅槃，可說一體兩面；所以，對無上道體踐得徹底的，必然的也就了無所著了。

無始迄今，曾久於無量無數的諸佛所廣聞而深行無上大法的印公導師，不消說，攬持著大菩提與大涅槃的總源頭。因此，從他的徹覺邊說，所闡詮的一切法門，莫不頭頭是道，妙淨得華雨繽紛，法雲燦爛，解黏縛而祛昏暗。釋尊出世的本懷之一：但說無上道的不共特質，他老人家倡踐得刻不容緩，絕不為苟隨「方便」者毀，釋尊但說無上道的不共本懷，始得以昭昭彰彰地

呈現出來，盡將世人導嚮於釋尊本懷。因此，您所說所行的一（切）言一（切）事，無不從無上道中貫貫絡絡地湧溢著，從您舌根下活透得翻身豁眼，推陳出新的，可真不少！學佛法，最須重視的一個念頭：正法——八正道化為修學者最新淨的心；心淨得菩提不著生死，如天馬行空不露跡；心淨得涅槃不了生死，如峰頭瀑瀉能汰穢，菩薩藏所稱歎的無上大菩提與無住大涅槃，就這麼顯現諸佛菩薩是最極究竟而無比的善巧。從外表觀察印公導師的形象，其風格完全與聲聞聖者相同；從內心體認您的弘誓大行，其德量完全從菩薩根力中脫胎；從您內內外外整個胸襟所蓄蘊所豁露的加以周遍瞻究，則完全從佛陀本懷中證印的「瓶瀉」而來。因此，您將聲聞藏與菩薩藏的精義，將聲聞、菩薩與佛陀希有的淨妙的一切一切，完全完全地該羅而顯現於自家三業，從三業中自然流行出平實而深廣的大用。就這樣諸佛的法身與慧命，也就複製出您的身心了。從這樣的身心中所宣演的無限無上的種種法門，必然的契時、契機而極契合於釋尊本懷；您之所以能做到這樣的契，乃是由於您對釋尊德號——能仁寂默——的內涵與外該的整體，照見得了了分明，而又了無所見——見不前蔽；體達得默默融融，而又絕無所遺——行無後遺（症）；這樣的分明與默融匯合為一，所說之法，則必然的稱佛心而契眾機。因此，導師做到了「多聞廣智美言語，巧說諸（菩提法與涅槃）法轉人心，行法心正無所畏，如大雲雷澍洪雨。」佛陀所倡踐的：發厭離心了生死，發菩提心度生死（者），這二者著力與發力之點：能「轉」使眾生徹底改圖與具體覺變，覺變到直趣正覺與大覺，導師足足實實地具此力能與德量，因為所說的都透過智光洞照，所行的都配合慈德關注，就這樣您的大心兼運著諸佛菩薩的大智與大悲，永救一切眾生的大苦大難；所以就這樣，您盡到了最難盡的「佛弟子」應盡的天職與義命！

三、

《智論》說：「若如法觀佛，般若及涅槃，是三則一相，其實無有異」。圓證無上大覺的釋尊，統合著大菩提與大涅槃，消融一切能所的大菩提與涅槃絕種種的大涅槃，可說無二無別。《智論》又說：「般若者（秦言智慧）一

切諸智慧中最為第一，無上、無比、無等，更無勝者」；般若被稱歎為「最為第一，無上…」，這與大菩提秦言無上智慧，也可說一樣，因為諸佛所圓證的實相般若即是無上菩提。但是，從「諸佛及菩薩，能利益一切，般若為之母，能出生養育」的這點看；再從「諸佛及菩薩、聲聞辟支佛，解脫與涅槃，皆從般若得」的方面看，「般若」就顯出無比的重要性；般若的特質與不共：緣起的幻化與緣滅的真空；致極的真空——畢竟空，乃是絕對的無我無法，無可說無可議；契入此四無的則了無所著，卻能巧善得活活脫脫地點轉而拔濟為幻緣所惑的苦惱眾生，盡將他們導入畢竟空中安身立命，培育而成長圓淨的法身慧命。一切諸佛菩薩無論因位與果位，全都將無上菩提與無住涅槃配應得一（切無諸）相、一（切無雜）味；進入了如此無諸無雜的境域，消通得不讓諸佛離心而瞻效，荷擔的不捨眾生起念而慙恤，日常緣頭與非常關頭之際，都總持著無上菩提與無住涅槃的佛法大根源，明徹徹與淨廓廓的大般若就這麼將如實的行者導入畢竟空，於畢竟空中奮迅得極安詳，也平寂得最端淨，從畢竟空的觀行中，獲得這樣的作用與效應，則能擇定、踐實著最大宗趣：決不疾求成佛，決定普度眾生。大般若所詮的畢竟空義，對大乘行者的體悟及覺發，其力用真的是太希有了！最最「難遇」了！

四、

印公這一生中的觀行與奉獻的啟導之源：大般若。您一切都從大般若的畢竟空中出發，一切又都回歸大般若的畢竟空中，所以，您的生活、生命與生死，莫不與大般若的畢竟空配應得自自然然，現現成成；在這樣的自然現成中，對所有的（畏）「難心」（避）「苦心」，則平正堅強得不奪不泄，必頂必致；將三寶頂戴得鄭重莊嚴，對三寶所賦予的一切重大囑寄，莫不自荷、自練、自克、自致得篤篤紮紮，篤紮得不離三業而直通三寶，三寶便成為三業最大的導提與護念者。印公的三業久已與三寶化融為一，所以，所說的不離三寶證印，所行的盡以三寶為準，具有如此的印與準，您的舌則等同廣長舌，演敷出無際的燦灼智光，清除了世間思路中的種種謬邪知行，將微探所獲的古往奧微的賢聖妙義，源源本本地提貢出來，讓普世之人得以藉之

歸投佛門。健從大般若的畢竟空中消融了真我的戀縛，善巧地將假我施展得活脫通廓；所以您為法與為人的一切一切，都積極熱旺得不倦不畏。大智與大悲的總合、雙運，乃是培育、成長菩薩道的心腸與精神的本源。菩薩心腸全都循迴於最旺摯的熱血中，從這樣的熱血中滋養、發揮出的精神，再也不肯為自己愁（籌）退路，只為眾生闢（進）路導向成佛之道。看來，印公的一切：平靜、默寂，澹泊得極澹泊，但您內心的熱血卻沸揚得悲潮般的洶涌不已，這，都由於您老人家瞻佛而效佛的熱忱太懃太醇，極深極真，所以不自禁地湧發出同佛陀般的無盡悲願（「多情乃佛心」）。

導師無始來從無量諸佛處熏陶成的法身慧命，二六時中都經常淨淨健健地涵遊而掀騰於無盡的悲潮中，此所以您老人家能永恆地思持、修積、受用於少壯時代法喜中的來由所在；也是您法身慧命念念成長的福慧所致。六十年前名副其實的普為僧俗尊稱為導師的印公，即由於您的能覺心與所照境，從未離開大菩提（無心之）心與大涅槃（無境之）境一念一瞬，因此，我寫恭祝導師百歲嵩壽的題目：發透了大菩提心，照行於圓涅槃境。

我覺得：最實際的恭祝導師百歲嵩壽，最應最應重視的著眼、著力處：步趨而效摩您那發透了大菩提心，照行於圓涅槃境中的弘願與深行。唯有也必須如此，才具有實際的祝壽意義，我們當下跟在您老人家後面步趨著吧！我們當下跟在您老人家後面步趨著吧！步趨而效摩著吧！步趨而效摩著吧！

佛曆二五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午後於新州同淨蘭若寫